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吳志卷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十一

史部

吳志卷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亮 孫休 孫皓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幼故尤留意
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因倚權意欲豫
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為亮納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

立亮為太子以全氏為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為

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會稽太

守滕胤為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即

尊號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恪為帝

太傅胤為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大將軍呂岱為大司馬

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冗官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

軍遏巢湖

巢音祖了反

城東興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

略守東城十二月朔丙申大風雷電魏使將軍諸葛誕

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毋丘儉向
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敵戊午兵及東興交戰大破魏
軍殺將軍韓綜桓嘉等是月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

端門又災內殿

臣松之案孫權赤烏十年詔徙武昌宮材瓦以繕治建康宮而此猶有端門內

殿吳錄云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今所災者恪所新作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
二月軍還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魏夏四月
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軍還冬十月

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赦以峻為丞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鳥五見於春申明年改元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冬十一

月星茀於斗牛

江表傳曰是歲交趾稗草化為稻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將軍毋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南之衆西入戰於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於橐臬欽詣峻降淮南餘衆數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

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軍曹珍遇於高亭交戰珍
敗績留贊為誕別將蔣班所敗於菰陂贊及將軍孫楞
蔣修等皆遇害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襲安豐不克秋
七月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
伏辜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
軍吳禳為廣陵太守留略為東海太守是歲大旱十二
月作太廟以馮朝為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事民饑軍
士怨畔

太平元年春

吳歷曰正月為權立廟稱太祖廟

二月朔建業火峻用征

北大將軍文欽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呂據車

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

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軍緄為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

諸軍事召還據等聞緄代峻大怒己丑大司馬呂岱卒

壬辰太白犯南斗據欽咨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為丞相

緄不聽癸卯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

還欲討緄緄遣使以詔書告喻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

丁未遣孫憲及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脣脣兵敗夷滅己酉大赦改元辛亥獲呂據於新州十一月以緄為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緄事覺緄殺惇迫憲令自殺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於蜀

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東部為湘東郡西部為衡陽郡會稽東部為臨海郡豫章東部為臨川郡夏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緄所表

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

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將帥亮曰吾

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

吳歷曰亮數出中書視孫權舊事問

左右侍臣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

邪亮後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

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

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啓

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令破

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

俱濕今外濕裏燥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

驚悚江表傳曰亮使黃門以銀碗并蓋就中藏吏取交

州所獻甘蔗錫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錫中啓言藏

吏不謹亮呼吏持錫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

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邪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宮中莞席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具首伏即於目前加髡鞭斥付外署臣松之以為鼠矢新者亦表裏皆濕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奸也緣遇燥夫故成亮之慧然猶謂吳歷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此言不如江表傳為實也

誕以淮南之衆保壽春城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靚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為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二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衆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絀率衆救壽春次於鑊里朱異至自夏口絀使異為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

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為亂廷尉丁密步
兵校尉鄭曹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食
引還緄大怒九月朔己巳殺異於鑊里辛未緄自鑊里
還建業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其母奔魏十
二月全端懌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文王克壽春誕
及左右戰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齊王奮為章
安侯詔州郡伐宮材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

緄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緄九月戊午緄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宮門黜亮為會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冲受學大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權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

亮廢已未孫綝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初

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綝等所以奉迎本意留一日二夜

遂發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于休叩頭曰事久變

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

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

築宮以武帳為便殿設御坐己卯休至望便殿止住使

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便殿

謙不即御坐止東廂戶曹尚書前即階下讚奏丞相奉

璽符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
敢不承受璽符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絀
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於道側休下車答拜即日御正
殿大赦改元是歲於魏甘露三年也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其
以大將軍絀為丞相荊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為
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為右將
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

勤勞以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迎封為鄉侯
又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鈞

斬祛在君為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

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

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之鑒往干之
衡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事郎呂壹操
弄權柄大臣畏備莫有敢言衡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
遂共薦為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奸短數千言權有愧色
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常為諸葛恪司馬幹恪
府事恪被誅求為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
繩之妻習氏每諫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
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
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
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邪王

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
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
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如歲遠將軍授以
榮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
陽汎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
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
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
此當是種柑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
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
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
何為吳末衡柑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
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上枯樹猶在

已丑封孫皓為

烏程侯皓弟德錢唐侯謙永安侯

江表傳曰羣臣奏立
皇后太子詔曰朕以

寡德奉承洪業莅事日淺思澤未敷加后妃之號
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又固請休謙虛不許

十一

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絀一門五侯皆典禁兵
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
數加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敬內發首建大計以安
社稷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勳勞昔霍光定計百僚
同心無復是過亟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依故事
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
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
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為役父

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
無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為役聽其父兄所
欲留為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
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級頃之休聞緄逆謀陰與
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
縛緄即日伏誅已巳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奸臣加布為
中軍督封布弟惇為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為校
尉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為先所以道世治性為時養器

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如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風俗

二年春正月震電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託於王公之上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

化推此之道當由士民之贍必湏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饑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饑寒並至而民不為非者未之有也自頃年以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彊羸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

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雖太古盛化未
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及則
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
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烏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
塘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
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為候官侯遣之國道自殺衛

送者伏罪

吳錄曰或云休鳩殺之至晉太康中吳
故少府丹陽戴顓迎亮喪葬之賴鄉

以會

稽南郡為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

吳歷曰是歲得大鼎于建德縣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

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為黜陟之詔

楚國

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急介然
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
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及皓即位朝政昏亂偉乃辭
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平建威將軍王戎親
詣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
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
偉為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乃陽

九月布山言

白龍見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黃龍見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戊子立

子靈為太子大赦

吳錄載休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長為作字憚其名耳禮名子欲令難

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瞽字伯明者也孤常哂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己為師友尚可父兄猶非自為最不謙孤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靈靈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字苟苟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靈靈音如兕觥之觥字弄弄音如立礩首之礩次子名鉅鉅音如草莽之莽字盍盍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寇寇音如褒衣下寬大之褒字焚焚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棄避其普告天下使咸

聞知臣松之以為傳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以治民是以政成而民則易則生亂斯言之作豈虛也哉然欲令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況之字制不典之音違明誥於前修每嗤駮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以墳土未乾而妻子絕滅師服之言於是乎徵矣

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為丞

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

命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奸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為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為非而

君以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關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為王時布為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阼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瑕短懼曜沖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沖

等入是歲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

臣松之案察戰吳官號今楊都

有察

戰巷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黃龍見五月交阯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譖譖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將軍留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

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呂興既殺孫譚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為兵

分武陵為天門郡

吳歷曰是歲青龍見于長沙白燕見于慈胡赤雀見于豫章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軍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眾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微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

民張節等為亂衆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

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交州置廣州壬午

大赦癸未休薨

江表傳曰休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羣出拜之休把興

臂而指羣

以託之

時年三十諡曰景皇帝

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成將于廣陵掘

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為徽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王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輦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

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

孫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立封皓為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趾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彀昔為烏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興布說休妃太后朱欲以皓為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

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是歲於魏咸熙元年也

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為左右大司馬張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為景皇后追諡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為太后十月封休太子暉為豫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

梁王次子陳王立皇后滕氏

江表傳曰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

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擾于苑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

皓既得志麴暴驕盈多

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與布竊悔之或以譖皓十一月

誅興布十二月孫休葬定陵封后父滕收為高密侯

吳歷

曰收本名密避丁密改名收丁密避收改名為固

舅何洪等三人皆列侯是歲

魏置交阯太守之郡晉文帝為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

降將徐紹孫或銜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皓

漢晉春秋

載晉文王與皓書曰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勦民之命以爭彊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唯華夏乖殊方隅地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

且將欲止戈興仁為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
役未經年全軍獨克於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
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藉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
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取徑四部兼成
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二方雲會未及
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
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綿竹者自元
帥以下並受斬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
恨不恣况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
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
近鑒西蜀安危之効隆德保祚去危即順屈己以寧四
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
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紹孫彘獻書喻懷
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草筭結歡弭兵共為一家
惠於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
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

獲已也

甘露元年三月皓遣使隨紹或報書曰知以高世之才處宰輔之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階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緣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

懷

江表傳曰皓書兩頭言白稱名言而不著姓吳錄曰陟字子上丹陽人初為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

令其引分陟密使命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孫休時父亮為尚書令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出為豫章太守千寶晉紀曰陟玠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而問

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帝見之使儂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無恙晉文王饗之百寮畢會使儂者告曰某若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王失土為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速難為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為之禮臣松之以為人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防護風寒豈唯數處取譬若此未足稱能若曰譬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對不猶愈乎吳錄曰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徙東冶唯陟以有密旨特封子孚都亭侯孚弟瞻字思遠入仕晉驃騎將軍弘璆曲阿人弘咨之孫權外甥也璆後至中書令太子

必紹行到濡湏召還殺之徙其家屬建安始有白紹稱

羨中國者故也夏四月蔣陵言甘露降於是改元大赦
秋七月皓逼殺景后朱氏亡不在正殿於苑中小屋治
喪衆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於吳小城尋
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從西陵督步闡表徙都武昌御
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陟璆至洛遇晉文
帝崩十一月乃遣還皓至武昌又大赦以零陵南部為
始安郡桂陽南部為始興郡十二月晉受禪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

晉文帝及還儼道病死

吳錄曰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知名歷顯位以博聞多識拜大

鴻臚使於晉皓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為有出境之

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

美磨厲鋒鏑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

秀侍中荀勗等欲倣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

祜尚書何禎並

結縞帶之好 忠說皓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

襲而取皓訪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

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疆敵

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

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彊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才誰能去兵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闕庸可棄乎宜遣間諜以觀其勢皓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絕八月所在言得大鼎於是改年大赦以陸凱為左丞相常侍萬或為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眾數千人

吳錄曰永安今武康

縣也劫皓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益

比至建業眾萬餘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但

等敗走獲謙謙自殺

漢晉春秋曰初望氣者云荆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故皓

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既聞但反自以為徙土得計也使數百人鼓

譟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來破揚州賊以厭前氣

分會稽為東陽郡分吳

丹陽為吳興郡

皓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以褒賞賢能廣樹藩屏秦毀五等為三十六郡漢室

初興闡立乃至百王因事制宜益無常數也今吳郡陽羨永安餘杭臨水及丹陽故鄣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既宜立郡以鎮山越且以藩衛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分此九縣為吳興郡治

烏程以零陵北部為邵陵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將軍

滕牧留鎮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或上鎮巴丘夏六月起顯明宮

太原三年地記曰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宮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晉諱故曰顯明吳歷云顯明在太初之東江表傳曰皓營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營大開園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固諫不從冬十二月皓移居之是歲分豫

章廬陵長沙為安成郡

三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

吳書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夢焉秋九

月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州刺史劉俊前部

督修則等入擊交趾為晉將毛晃等所破皆死兵散還
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為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十
月改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威南
將軍薛翊蒼梧太守陶璜由荊州監軍李勗督軍徐存
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趾

二年春萬彧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馮
斐引軍還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夏四月左

大司馬施績卒殿中列將何定白少府李勗枉殺馮斐
擅徵軍退還勗及徐存家屬皆伏誅秋九月何定將兵
五千人上夏口獵都督孫秀奔晉是歲大赦

三年春正月晦皓舉大衆出華里皓母及妃妾皆行東

觀令華覈等固爭乃還

江表傳曰初丹陽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

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又得國中降人言壽春下有童謡曰吳天子當上皓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皓聞之

乃還 是歲汜璜破交阯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還

屬漢晉春秋曰初霍弋遣楊稷毛晃等戍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而城沒者

刺史受其罪稷等曰未滿而糧盡乞降於璜璜不許而

給糧使守吳人並諫璜曰霍弋已死無能來者可須其糧盡然後乃受使彼來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

懷鄰國不亦可乎稷晃糧盡救不至乃納之華陽國志曰稷捷為人晃建寧人稷等城中食盡死亡者半將軍

王約反降吳人得入城獲稷晃皆囚之孫皓使送稷下都稷至合浦歐血死晉追贈交州刺史初毛晃與吳軍

戰殺前部督修則陶璜等以晃壯勇欲赦之而則子允固求殺晃晃亦不為璜等屈璜等怒而縛晃詰之曰晉

兵賊晃厲聲曰吳狗何等為賊吳人生剖其腹允割其心肝罵曰庸復作賊晃猶罵不止曰尚欲斬汝孫皓汝

父何死狗也乃斬之晉武帝聞而哀矜即詔使晃長子

襲爵餘三子皆關內侯此
與漢晉春秋所說不同

大赦分交趾為新昌郡諸將

破扶嚴置武平郡以武昌督范慎為太尉右大司馬丁

奉司空孟仁卒

吳錄曰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
皓字易馬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

厚禔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容學者多貧故
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
曰卿宰相器也初為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
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
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為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
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
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
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委官語在權傳特為
減死一等復使為官蓋優之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嘗
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為之出

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之所
致感累遷光祿勳遂至公矣

西苑言鳳皇集改明年元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降晉遣

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闡衆悉降闡及同計數十人皆

夷三族大赦是歲右丞相萬彧被譴憂死徙其子弟於

廬陵

江表傳曰初皓游華里或與丁奉留平密謀曰此行不急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此

語頗泄皓聞知以彧等舊臣且以計恐而陰銜之後因會以毒酒飲或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

藥以解得不死或自殺平憂慙月餘亦死

何定奸穢發聞伏誅皓以其惡似

張布追改定名為布

江表傳曰定汝南人本孫權給使也後出補吏定佞邪僭媚自表先

帝舊人求還內侍皓以為樓下都尉典知酷糴事專為威福而皓信任委以衆事定為子求少府李勗女不許定挾忿譖勗於皓皓尺口誅之焚其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御犬率具纓直錢一萬一犬一兵養以捕兔供厨所獲無幾吳人皆歸罪於定而皓以為忠勤賜爵列侯吳歷曰中書郎奚熙譖宛陵令賀惠惠邵弟也遣使者徐祭訊治熙又譖祭顧護不即決斷皓遣使就宛陵斬祭收惠付獄會赦得免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為大司馬司徒丁固卒秋九月改封淮陽為魯東平為齊又封陳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

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
妾以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
之下是歲太尉范慎卒

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
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送

付建安作船

會稽邵氏家傳曰邵疇字溫伯時為誕功曹誕被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

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踰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

以福今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噂噓之語本非事實
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
聲不恐聞見欲舍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
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
之為愆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
垂清察吏收疇喪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
作船疇亡時年四十皓嘉

疇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

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

自衛斷絕海道熙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夷三族秋七月
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大司馬陸抗卒
自改年及是歲連大疫分鬱林為桂林郡天冊元年吳
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

赦改年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
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
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
字於是改年大赦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

算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

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旱民無資糧表求振

貸皓謂浚欲樹私思遣人梟首又尚書熊睦見皓酷虐微有所諫皓使人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秋八

月京下督孫楷降晉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

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

始

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傳謂

之石印又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發皓遣使以太牢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還以啓皓皓大喜曰吳當為九州作都渚乎從大皇帝及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復誰重遣使以印綬拜三郎為王又刻石立銘

褒贊靈德以答休祥

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

在所表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初騶
子張俶多所譖白累遷為司直中郎將封侯甚見寵愛

是歲奸情發聞伏誅

江表傳曰俶父會稽山陰縣卒也知俶不良上表云若用俶為司直

有罪乞不從坐皓許之俶表立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彈曲承言收繫固圖聽訟失理獄以賄成人民窮困無所措手足俶奢淫無厭取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衆奸並發父子俱見車裂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允轉桂林
太守疾病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

死兵當分給馬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皓時又科實廣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吳述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衆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蒼

梧族攻始興

漢晉春秋曰先是吳有說讖者曰吳之敗兵起南裔亡吳者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

位至於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於廣州不令停江邊及聞馬反大懼曰此天亡也八月以軍師

張悌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為司徒執金吾滕循為司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

馬興族遇於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
刺史徐旗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
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
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
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蕒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
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菜綠色
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蕒菜作平慮草遂以耆為侍
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

馬佑向涂中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
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
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
太尉賈充為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陶濬至武
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
沈醉置黃門郎十人持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過之吏
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迂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
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為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

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
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
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為皓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

命故也

吳平後晉侍中庾峻等問皓侍中李仁曰聞吳
主披人面別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

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
不足能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為酷虐
皓為一國之主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
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
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
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裕
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面得游
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

視瞻高下不可不慎况人君乎哉視人君相迂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凡仁所容峻等皆善之文多不悉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靡有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相張悌丹

陽太守沈瑩等所在戰克

干寶晉紀曰吳丞相軍師張悌護軍孫震丹陽太守沈瑩

帥衆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喬於楊荷喬衆才七千閉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師諸葛靚欲屠之悌曰疆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偽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阮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為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

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
屢陷堅陣於是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薛勝蔣
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
出其後大敗吳軍於版橋獲悌震瑩等襄陽記曰悌字
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為屯騎校尉魏伐蜀吳
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
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
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
亡不憂其本也况彼之爭地乎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
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
其德也不敵承之係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
驅馳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為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
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
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
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
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

根固矣羣情服矣奸計立矣今蜀閩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疆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為不可哉昔楚劔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吳人笑其言而蜀果降於魏晉來伐吳皓使梯督沈瑩諸葛昶帥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矣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推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

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
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
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
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為悌垂涕曰仲思今日
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
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適邪莫牽
曳之如是靚流涕放之去百餘步已見為晉軍所殺吳
錄曰悌少知名及處大任希合時趣將護左右清論譏
之搜神記曰臨海松陽人柳榮從悌至揚州榮病死船
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
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
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
門下人怒榮叱遂使去榮便去怖懼口餘聲

發揚耳其曰悌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在

三月丙寅

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殺岑昏皓惶憤從之

干寶
晉紀

曰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謂皓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必陛下將如之何皓曰何故對曰坐岑昏皓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衆因曰唯遂並起收昏皓駱驛追止已屠之也

戊辰陶濬從武昌還

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戰自足擊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卞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卞渾曰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閭巷偷安未喻

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
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
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

江表傳
載皓將

敗與舅何植書曰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奮三千之卒
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世至孤末德
嗣守成緒不能懷集黎元多為咎闕以違天度闇昧之
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克聞晉大衆遠來
臨江庶竭勞瘁衆皆推退而張悌不反喪軍過半孤甚
愧悵於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並復不守不守
若非糧不足非城不固兵將背戰耳兵之背戰豈怨兵
邪孤之罪也天文縣變於上士民憤歎於下觀此事勢
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匪亡吳孤所招也曠
日黃壤當復何顏見四帝乎公其勗勉竒謨飛筆以聞

皓又遺羣臣書曰孤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歷年政教
凶悖遂令百姓久困塗炭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
覆宗廟無主慙愧山積沒有餘罪自惟空薄過偷尊號
才瑣質穢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誠詩人有彼其
之譏自居宮室仍抱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荒
替邊側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
尋其壅蔽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晉
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誠是英俊展節之秋也管仲
極讐桓公用之良平去楚人為漢臣舍亂就理非不忠
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嘉勗休尚愛敬動靜夫復
何言投

壬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皓之降解縛焚檣延

請相見

晉陽秋曰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二縣三
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

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
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

由以皓致印

綬於已遣使送皓皓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五月丁亥
集於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
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為歸命侯進給衣服
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綿
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為王者拜郎中

搜神記
曰吳以

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
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嬉遊者日有十數永安二年三月
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戲
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
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爍爍外射諸兒
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

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鉏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竦身而躍即以化矣仰而視之若引一匹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如矣干寶晉紀曰王廙治船於蜀吾考取其流柿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陸抗之克步聞皓意張大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窺上國之志是歲也實在庚子

五年皓死於洛陽

吳錄曰皓以四年十二月死時年四十二葬河南縣界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志

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
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
羣下人人惴恐皆日以冀朝不謀夕其熒惑巫祝交
致祥瑞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衆
臣子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况皓凶頑肆行殘暴
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滯極侈宜腰首分離
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
恩過厚之澤也哉

孫盛曰夫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羣黎
故必仰協乾坤覆燾萬物若乃滯虐

是縱酷彼羣生則天人殛之勦絕其祚奪其南面之尊
加其獨夫之戮是故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譏漢高奮
劍而無失節之議何者誠四海之酷讐而人神之所擯
故也况皓罪為逋寇虐過辛癸梟首素旗猶不足以謝
冤魂滂室薦社未足以紀暴迹而乃優以顯命寵錫仍
加豈龔行天罰伐罪弔民之義乎是以知僭逆之不懲
而凶酷之莫戒詩云取彼僭人投畀豺虎聊諧猶然矧
僭虐乎且神旗電掃兵臨偽窟理窮勢迫然後請命不
赦之罪既彰三驅之義又塞極之權道亦無取焉陸機
著辨亡論言吳之所以亡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奸臣
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
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
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蕩兵交則醜虜授馘
遂掃清宗祊蒸裡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颺起之師
跨邑孝凋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
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

忠規武節未有若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摯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而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竒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益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莖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隕用集我大皇帝以竒蹤襲於逸軌獻心發乎命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影駑異人輻縷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宜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聲名光

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算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常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澣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道漢王亦馮帝王之號率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因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湏之寇臨川摧銳蓮籠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摧鋒勢衄財匱而吳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漢之溪東苞百越之地南拓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

羣后虎臣殺卒循江而守長戟勁鍬望颺而奮庶尹盡
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行遐圻乃俾一介
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闕明珠瑋寶輝於內
府珍瑰重跡而至竒玩應響而起輻軒騁於南荒衝朝
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
固矣大皇既歿幼主莅朝奸回肆虐景皇帝與處修遺
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
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睿
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
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
病股肱猶良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
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
散于陣民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
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
人濟西之隊軍未決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
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選向時之師無

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受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飾知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按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璋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敗量能受噐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竒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肅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

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與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醜化懿網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憲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或曰吳蜀昏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阮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地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過之理而

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喇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連步聞之亂憑保城以延疆寇重資幣以誘羣蠻於是大邦之衆雲翻電發縣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踣跡待戮而不敢北闕生路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三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悴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

已入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川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業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邁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恭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參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吳志卷三

吳志卷三考證

孫亮心自不安○太平御覽作心不自安

勸為亮納○太平御覽作勸權為亮納為妃

閏月以恪為帝太傅○

臣龍官

按以孫休永安元年與

皓元興元年例之閏月上應有建興元年四字未有
嗣君改元而不書其紀年之理

召還據等聞緄代峻大怒○

臣浩

按文義似應作召還

據等據等聞緄代峻大怒應重書據等二字

日於苑中習焉注緣遇燥矢故成亮之慧○慧監本作
惠今從毛本作慧然晉宋以下史慧惠多通用

詔州郡伐宮材○宮材毛本作官材

孫休有老公于休叩頭曰○于休宋本作干休

以會稽南郡為建安郡○南郡宜作南部

大赦注政以治民是以政成而民則○治民宋本作正
民民則宋本作民聽

又注然欲令難犯何患無名○宋本然作休

癸未休薨注休寢疾口不能言○監本訛作日不能言
今改正

孫皓宣明至懷注孫休時父亮為尚書令○孫休時太
平御覽作景皇時

又注西王失土為君王所禮○西王冊府作西主
儼道病死注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太平御覽
作蒙其榮懼無古人延譽之美

九真日南皆還屬注璜等怒面縛吳詰之曰晉兵賊○

兵字疑衍

送付建安作船注吏收疇喪○監本訛作更收疇喪今
改正

太平始注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七穿宋本作
土穿

又注皓大喜曰吳當為九州作都渚乎○宋本無為
字

是歲奸情發聞伏誅注倣表立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

法○表立監本訛作表正今改正

又注彈曲承言收繫囹圄○收繫監本訛作收累今改正

又注取小妻三十餘人○宋本三十作二十

所在戰克注悌不肯去覲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脚一人所知○臣明楷按且夫二字疑

衍或為巨先之譌巨先張悌字也下文悌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明為彼此相字

皓惶憤從之注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謂皓曰○謂
皓宋本作請皓

延請相見注郡四十二○太平御覽作郡三十三

諸子為王者拜郎中○太平御覽作皆拜郎中

五年皓死於洛陽○

臣清植

按蜀志於安樂公書曰公

太始七年薨於洛陽而皓則書名書死亦見史法

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稼字疑衍

過厚之澤也哉注則天人殛之○宋本無人字

又注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宗祊監本誤宗枋今
改正

又注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何焯曰文選無鍾字
注云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
解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拜左將軍黎與離音相近
是一人但字不同臣浩按李善所見之本必可徵信
但此斐字恐牧字之譌鍾離牧為武陵太守以少衆
討平五谿事在蜀并于魏之後作牧為得也

又注分命銳師三千○宋本作五千

吳志卷三考證

謹案第八頁前六行其宅上枯樹猶在據毛本上
作址

第二十頁前六行三年刊本三訛二據毛本改

第二十六頁前五行亡吳者公孫也刊本亡訛世
據毛本改

第二十九頁後七行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刊本口
訛日據搜神記改

第三十五頁前三行劉公刊本誤作翁据明監本

改



覆校官助教 臣 金學詩

校對官修撰 臣 張書勳

謄錄監生 臣 朱溥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吳志卷六

四至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十二

史部

吳志卷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間喜裴松之注

劉繇

子基

太史慈

士燮

子徽

燮弟壹

壹子匡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

孫家焉繇伯父寵為漢太尉

續漢書曰繇祖父本師受經傳博學羣書號為通儒

舉賢良方正為般長卒官寵字祖榮受父業以經明行脩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視事數年以

母病棄官百姓士民攀輿拒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止亭輕服潛遁歸脩供養後辟大將軍府稍遷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治數十里有若邪中在山谷間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齋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至郡縣他時吏發求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稀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今聞當見棄去故勸力來送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會稽號寵為取一錢太守其清如是寵前後歷二郡八居九列四登三事家不藏賄無重寶器恒菲飲食薄衣服弊車羸馬號為窶陋三去相位輒歸本土往來京師常下道脫驂過人莫知焉寵嘗欲止亭亭更止之曰整頓傳舍以待劉公不可得止寵因過去其廉儉皆此類也以老病卒

於家 繇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兗州刺史

續漢書曰繇父輿一名方

山陽太守岱繇皆有雋才英雄
記稱岱孝悌仁恕以虛己受人
繇年十九從父韙為賊

所劫質繇篡取以歸由是顯名舉孝廉為郎中除下邑
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相
中常侍子貪穢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
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
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
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
避亂淮浦詔書以為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

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為僭逆
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
所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
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為牧振武將軍衆
萬餘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

袁宏漢紀曰劉繇將奔會稽許

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
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
曹兖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
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遂泝

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笮音壯力
反獻帝春

秋曰是歲繇屯彭澤又使融助皓討劉表所用太守諸葛玄許子將謂繇曰竇融出軍不顧命名義者也朱文明善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入居郡中繇進討融為融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竇融者丹陽人初聚眾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

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曹公攻陶謙徐土搔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為陶謙所逼屯秣陵融利廣陵之衆因酒酣殺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殺皓後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為之先後用能濟

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
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為讐敵原其本心實
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
欸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為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
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
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
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
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

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餽餉

皆無所受

吳書曰基遭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為戚與羣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希見其面

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

姿容美好孫權愛敬之權為驃騎

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為吳王遷

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

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

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

其見待如此徙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為光祿勳分平尚

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為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
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鏐尚皆騎都尉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
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
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
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邪吏
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邪取來視
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為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

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為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為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為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

而為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閒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逼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

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復植的射之

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備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即遣精兵三

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既得濟益奇貴慈曰
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啟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
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
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
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
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二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
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墜得
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

是解散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亡入山中稱
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
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
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
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

卿共之

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請見咨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

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軍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

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豫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常與參論諸軍事臣松之按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得與本傳大異疑為謬誤江表傳曰策謂慈曰聞卿昔為太守劫州章赴文舉請詣玄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射鈎斬祛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出教曰龍欲騰翥翥先階尺水者也

即置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中郎

將後劉繇亡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

撫安焉

江表傳曰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其意頗猥理恕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

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為行但其後不達臣節自棄作邪僭事諫之不得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絕之

本末如此今劉繇喪亡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今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州人昔又從事寧能往視其兒子並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察子魚所以牧禦方規何似視廬陵鄱陽人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慈對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望古人報主以死期於盡節沒而後已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

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

江表傳曰策初遣慈也議者紛紜謂慈未可信或云與華子魚州里恐留彼為籌策或疑慈西

託黃祖假路還北多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

其心有士謨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豫章還議者乃始服慈見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才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僮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為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以別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但不能諧廬陵鄱陽近自海昏有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仍有兼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為寇於并之志矣頃之遂定豫章

艾西安諸縣策於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為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拒磐磐絕跡不復為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援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

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焚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禁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

吳書曰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子

亨官至越騎校尉

吳書曰亨字元復歷尚書吳郡太守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為日南太守

變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

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材除巫令遷交趾

太守弟壹初為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都壹侍送勤

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

為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為司徒甚禮遇壹董

卓作亂壹亡歸鄉里

吳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琬甚有聲稱卓惡之乃署教曰司

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故歷年不遷會卓入闕壹乃亡歸

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

殺州郡擾亂變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薊領

九真太守

黠音于鄙
反見字林

黠弟武領海南太守變體器寬厚

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為
之注解陳國素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既
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
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
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閑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
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
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

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變兄弟並

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鐘磬備

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

數十妻妾乘輜駟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

他不足踰也

葛洪神仙傳曰變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頤搖稍

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侯官人也

武先病沒

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為交州刺史津後又為其將區景

所殺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蒼梧太守

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漢聞張津死賜燮
璽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逆
賊劉表又遣賴恭闚看南土今以燮為綏南中郎將董
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後燮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
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
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
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騭到燮
率兄弟奉承節度而吳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燮為左

將軍建安末年變遣子廡入質權以為武昌太守變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變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閬等率郡人民使遙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變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為書厚加寵賜以答慰之變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十卒權以交阯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為廣州呂岱為刺史

交阯以南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又遣陳時代變為交阯
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變子徽自署
交阯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阯桓鄰變舉吏也
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兄治子發又合宗兵
擊徽徽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約和親各
罷兵還而呂岱被詔誅徽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過合
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
事先移書交阯告喻禍福又遣匡見徽說令服罪雖失

郡守保無他憂岱尋匡後至徽兄祇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迎岱謝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旦早施帳幔請徽兄弟以次入賓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過左右因反縛以出即皆伏誅傳首詣武昌

孫盛曰夫柔遠能邇莫善於信保大

定功莫善於義故齊桓創基德彰於柯會晉文始伯義顯於伐原故能九合一匡世主夏盟令間長世貽範百王呂岱師友士匡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滅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畧而呂氏之祚不延者也 壹黼匡後出權原其罪及變質子廡皆免為

庶人數歲壹黼坐法誅廡病卒無子妻寡居詔在所月

給俸米賜錢四十萬

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里之土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變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吳志卷四

吳志卷四考證

劉繇繇伯父寵為漢太尉注山陰縣民去治數十里○
民各本俱訛作氏今改正

又注八居九列四登三事○毛本作入居九列

中常侍子貪穢不循○循冊府作脩

漢命加繇為牧振武將軍衆萬餘人○宋本作衆數萬人

殺太守朱皓注笮融出軍不顧命名義者也○冊府無

命字

因酒酣殺昱○監本誤阻誅殺昱今改正

後策西伐江夏○監本誤路住江夏今改正

太史慈州家聞之更遣使通章○通章監本誤有章今

改正

策命慈往撫安焉注但其後不達臣節○不達宋本作
不遵

子亨官至越騎校尉○監本亨作享今改正

士變壹亡歸鄉里注會卓入闕壹乃亡歸○闕疑作關
黠弟武領海南太守○海南宋本作南海

尉他不足踰也注捧其頤搖稍之○臣龍官按搖稍二

字不可解稍疑當作稍廣韻搖稍動也蓋謂捧其頤
搖動之也

變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閩等率郡人民使遙東附○遙
監本訛作搖今改正

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毛本無阻字

吳志卷四考證